



楼肇明 恩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集所选均为国内
第一流的散文作家
的散文作品。

读他们的作品不但
能给我们高级的艺
术享受。

而且能给我们提供
一套做人的参照物。
真正的散文应该是
一步步逼近灵魂的
作品。

散文能使我们在烦
杂的生活中得到片
刻的宁静。

散文是日常生活的
呼吸，是生与死的
舞蹈，是一个个高
尚、纯净而孤独的
灵魂的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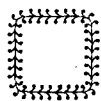
散文把我们拉回
现实而又使我们
远离现实。

当代散文潮流回顾

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太阳下的风景

——挽歌与忆旧



当代散文潮流回顾
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太阳下的风景

——挽歌与忆旧

楼肇基 老愚 主编
老愚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李保芬

责任校对：关中人

责任印制：贾爱荣

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太阳下的风景——挽歌与忆旧

楼肇明 老 愚 主编

老 愚 选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7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 7-303-03002-6/I·321 定价：8.90 元

序言一： 文化接轨的航程

楼肇明

要梳理当代中国散文潮流的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相当困难的。现代散文发轫于揭开中国现代史的“五四”时期,“五四”白话现代散文以其崭新的思想文化内涵,新的形式和有别于文言的白话文字载体,不仅开创了我们民族文化历史的划时代转折,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们还非常迅速地造就了一个既可以与古典散文相媲美又足可以为后世典范的繁荣期。考察近十六七年来的当代散文,如舍弃“五四”现代散文奠基者们的坐标参照,就会滑入舍本弃源的歧途。因此,当我们的视线从“当代散文潮流”这个具体的对象移开,作历史的广视角考察,即把近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当作一个纵向的垂直系统来考察,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是一个典型的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它是由两个高潮繁荣期,以散文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洼地所构成的。“五四”至三十年代作第一个散文繁荣的高峰期,经文学史家们的定评已成为一个公认,而作为第二个高潮的繁荣期,是指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十余年间,散文创作的欣欣向荣,也该是有目共睹的。意见相佐,评说纷纭,可能集中在如何评价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广袤的散文低洼地上。评笃厘定它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打算当它作为这后一个高潮的纵向参照项时才有所涉及。

散文是什么？散文作家何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散文都发端于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性格的基本定型在历史上同步，到了近代，散文（随笔小品）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思想先驱者手里的工具，是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的文字载体；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类的审美观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散文与诗并驾齐驱，为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的变革建立了丰功伟绩。这就是说，散文自身的历史昭告了散文的质的规定性，这就是散文的文化本位性，与史与哲学相绾结的思维性，以及在审美变革中的先驱地位。因此，我以为恰恰是这三个最根本的特质，才是评价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散文艺术成就高低优劣、前进或倒退的价值尺度。

从惯常的政治时间划分，当代散文是在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之后，于一片悲喜歌哭中翻开了自己的第一页的。然而，文化时间不是政治时间，因此用政治时间来划分从属于文化这个大范畴的散文，显然就是不合适的。还在八十年代初中期，有评论家就当代散文在经历了“忏悔散文”狂潮，追模五六十年代“燕歌莺舞”模式，从政治反思进入到文化反思，并终于回溯到“五四”现代散文奠基者的出发点之时，认为这是当代散文的“三级跳远”。现在，离评论家说出这个大致近似散文创作实际的观点，又已过去了近十年时间了。这样，在持续进行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又迎来了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散文文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新段落。因此，这十年散文航程，又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在时间上互有交错却又互相衔接，在性质上呈依次递接却又井然分明的两个段落，前一个段落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八六年间，其基本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为从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并最终达成了与“五四”现代散文的文化接轨，后一个段落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即达成了与“五四”现代散文传统文化接轨的同时，世纪末与世纪初相呼应，并趋向于时代赋予的超越重任，开始了散文自身文体

意识的全面觉醒。

中国现代散文从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由于现实社会特别是激烈动荡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的需要,散文内涵和散文文体渐渐发生倾斜,从通过抒发个性心灵以达到改造社会改造民族文化性格,渐渐地过渡到只服从改造社会乃至具体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性的政治策略上,散文文体渐渐一边倒向新闻报导化,并滋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战歌”和“颂歌”的文体,在这一文体中,共性淹没了个性,眼前的需要置换了在漫长历史中积淀在散文文体内的根本要求。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战歌和颂歌体散文继续得到弥散性的扩散和传播的同时,并进而出现田园牧歌式的散文。我们也不是说“战歌、颂歌、牧歌”体的散文一无是处,我们是从现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看清了它们从“五四”现代散文的发展航道上偏离了最初的出发点,是对“五四”现代散文的一种倒退和逆反。在这里,我不想涉及具体作家群落,只就与散文创作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几个有关散文本质的口号,略加评点。其实,这几个口号或曰纲领性的对散文本质的规定,也恰恰是对“战歌、颂歌、牧歌”体散文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四十年代的一个口号叫“大家都来写通讯报导”,紧接着对这个口号加以文学性修饰,将散文定义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兵”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长官意志和部队纪律即是兵的意志。因而,这个口号降低了散文作为文学创作的艺术要求不说,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不是扩大了散文文体的艺术使命,而是将它驱赶到政治鼓动、政治宣传的狭窄的路子上去。为了克服通讯报导化给予散文艺术质量的退化冲击,五六十年代,散文向“牧歌”体的诗意靠近,与此同时,一个更具文学理论色彩的散文定义也登场了,这是已经被写入中小学教课书的“形散神不散”说。对这貌似理论的理论,人们并没有充分足够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它实在是对鲁迅关于散文是“不妨有破绽的”理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与“轻骑兵”说一样,它们是一次逻辑配套的必然,同样是以牺牲散文作

家的主体性为前提条件的,印证一下这个理论所概括的创作实践,那种“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套路,我们就会感到如遇入股制艺起承转合的幽灵般地似曾相识,原来这个理论正是以“文以载道”和“唯圣思维”为其衣钵的。需郑重提出的是,当代散文“三级跳”中的前两跳,仍然笼罩在这两个配套口号的阴影之下,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化浩劫”的结束,并没有直接意味着散文自身的解放。这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那铺天盖地般的“挽悼散文”为什么多半是明日黄花,原因就在于认识论方面的历史割断论,和散文文体方面的上述两个口号的桎梏。不错,当代散文的复兴与另一个时下已经成为散文行业口头禅的散文理论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要求散文和散文作家“真情实感”论。毫无疑问,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基础,散文尤其如此,任何思想情感上的作伪是散文创作的大敌。然而,个体主观情感上的真诚和真实与历史现实的客观上的真实,有联系却不是一码子事,这里有深浅粗劣,浅薄和深刻之分。说到底,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但主要方面只是一个对作家创作的职业上的伦理要求,并非是全部美学要求,正因为伦理要求是通向美学要求的,故此,“真情实感”的要求永远对散文具有指导创作实践的约束力。但仅仅凭这样一条常识性的要求是不能涵盖和完成散文发展的全部理论问题的。因此,这个真情实感的重新强调,确是散文走向复兴之路的关键一步,但同时,由于其笼统性和存在着能容纳人言言殊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以及它只是一个初级的起码要求,它并没有关注到形式,特别是形式的机械性俗套是会危害真诚和真实的,因此,它不曾解决散文创作主体和文体性的关系,这样,在实践中就显示出从深刻到肤浅,从优质到次品一个长长的色阶序列。

上述三个散文理论纲领的历史命运,却非是依靠批判的武器来完成的,而主要是由创作实践完成其武器的批判的。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当“挽歌”狂潮一起,虽不是在一个灰色黎明的早晨扫荡了



序言一:文化接轨的航程.....	楼肇明 (1)
序言二:散文作为一个问题	老 愚 (16)

巴 金

怀念萧珊	(1)
再忆萧珊	(13)
小狗包弟	(15)
十年一梦	(18)
“文革”博物馆	(24)

矫 健

到巴金花园去	(28)
--------------	------

丁 玲

“牛棚”小品	(38)
麴麴世界(节选)	(48)

聂绀弩

怀监狱	(55)
-----------	------

“板”琴	(63)
杜 宣	
狱中生态	(71)
柯 灵	
回看血泪相和流	(75)
新凤霞	
发愁与胆小	(84)
艾 青	
忆白石老人	(88)
冰 心	
等待	(95)
霞	(97)
刘白羽	
春祭	(99)
韦君宜	
饥饿之忆	(104)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106)
孙 犁	
亡人逸事	(113)
老家	(117)
张 洁	
拣麦穗	(119)
挖荠菜	(123)
依伯	(126)
盯梢	(130)
冯亦代	
父亲	(138)

太阳下的风景 (273)

黄秋耘

丁香花下 (293)

赵丽宏

夜钟 (298)

多 多

美学笔记:叙事 (301)

— 平

为了告别的纪念

——献给赵一凡 (307)

蒋子丹

终结 (314)

巴金，男，一九零四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现代杰出作家、翻译家。主要著作有《家》、《憩园》、《海行杂记》、《烽火集》以及《随想录》等。

怀念萧珊

巴金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

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珪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

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她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

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来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多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

门诊,等了好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好门诊回家来,雇不到车,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料,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

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

* 王若望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帽），最近已经改正，恢复名誉。